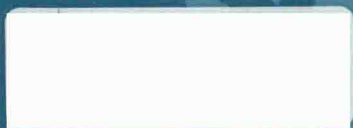


骏马的后裔

乌拉孜汗·阿合买提 著
姚承勋 叶尔克西·胡尔曼别克
阿依努尔·毛吾力提 译
韩玉文 朱 曼

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

骏马的后裔

乌拉孜汗·阿合买提 著

姚承勋 叶尔克西·胡尔曼别克

阿依努尔·毛吾力提

译

韩玉文 朱 曼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骏马的后裔 / 乌拉孜汗·阿合买提著; 姚承勋等译.

— 乌鲁木齐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: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, 2015.1

ISBN 978-7-5469-6208-5

I. ①骏… II. ①乌… ②姚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08515 号

责任编辑: 王洪燕

封面设计: 党红

骏马的后裔

乌拉孜汗·阿合买提 / 著

姚承勋 叶尔克西·胡尔曼别克 阿依努尔·毛吾力提

韩玉文 朱曼 / 译

出 版	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地 址	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5 号
邮 编	830026
发 行	新疆新华书店
制 版	新疆读读精品网络出版有限公司数字印务中心
印 刷	新疆一龙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毫米×1 230 毫米 1/32
印 张	11.25
字 数	266 千字
版 次	2015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7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69-6208-5
定 价	33.60 元

目 录

山村纪事

叶尔克西·胡尔曼别克 译 1

骏马的后裔

阿依努尔·毛吾力提 韩玉文 译
..... 92

八十号大院

姚承勋 译 179

朋友的心

姚承勋 译 255

繁忙的一天

姚承勋 译 281

拉赫木拜

姚承勋 译 295

远方的篝火

姚承勋 朱曼 译 314

山村纪事

叶尔克西·胡尔曼别克 译

—

这一回，凯米勒算是又倒霉了。谁让他自讨没趣儿，放着山下的宅院，还有那一亩三分地不种，反倒像遭遇了牛虻的牛一样，疯疯癫癫地要往山里跑，这叫自寻烦恼作茧自缚。那日子本来过得好好的，三个儿子，两个已经娶了媳妇，眼看小儿子也快娶了女人进门。他要啥有啥，什么都不用愁，想出门有马骑，想喝奶茶有奶牛提供充足的奶，日子过得响当当的，跟传统的哈萨克族人认为最好的活法没什么两样。可放着这好端端的日子不过，偏突发奇想，自己给自己找事儿，折腾起什么搬家的事来了，这都怪他这些年日子过得太清闲了，有时间串门儿聊大天。而孩子们也早把他那匹性格怪僻的马换成了一匹性格乖巧的马，他想去哪儿，它都很合作，附近人家只要有娶媳嫁女的，都少不了它驮着主人去。也因此，凯米勒人前人后总是踌躇满志，留着两撇漂亮的猫胡子大声说笑，招惹得大家都很羡慕他。

如此这般性情中人，自然也免不了去那远山牧场逛一逛，结



果就有了这个怪异的念头，要从山下搬回到山上去住了。但是孩子们小时候都是老地方长大的，好不容易换了新地方又要搬回去，显然是多有微词，甚至根本不同意，连话都不想跟他说了。遭到了孩子们反对，没有办法，凯米勒就想到了说服孩子他妈孜丽曼。这凯米勒显然不是呆头呆脑的傻老汉，对付老婆自然是不缺心眼的。他并没有把自己的那点想法直截了当地给她讲，而是绕了一个弯儿，上了几道坡。好在他媳妇生就是个没心眼儿的人，他绕弯子，她竟也心甘情愿地跟着走，而且还傻傻地听他说。就听他拍了下大腿说：“我这人真傻呀，我怎么就没有注意到过去咱家住过的那老地方有多好呢，原来咱们找了半辈子的天堂就在咱的桦树沟呀。那山沟两边的山上都是林子，脚踩在地上都是青草。那是个眼睛看不够，嘴也说不尽的好去处呢。天啊，我好像都闻到蒿草的香味了。那里还有咱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该享受的好空气，不瞒你说呀老婆子，到那种地方去，随便在地上打个滚儿，咱就能找到年轻时的感觉呢。”他这样说着，自我陶醉了一番又说：“你还真别说，到了那地方真的有一种年轻时候的那种感觉和冲动呢，我只觉得我的两个肋骨往外膨胀。”说完他就静心等待妻子的反应。

但是孜丽曼生性有点木讷，凯米勒这么说了阵子，也没见她像凯米勒希望的那样。相反听他刚才那番不着边际的话，却有点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冲动，冲动你个头哇，神经病。儿女都一大堆了，不知羞耻，疯子！”

但是凯米勒并没在乎媳妇的话，他太清楚自己的女人了，她心里想的，偏不会在嘴上说。其实她也想念青春呢，不仅是想，还想得很多呢，每当她有某种想念的感觉时，眼里会有光，而且笑声也会很轻盈。凯米勒这辈子喜欢听的就是老婆的这种笑声了，当然这种话要扯起来那就远了，如果不是这一堆儿女已经长大成

人，这满脸的皱纹爬到脸上，孜丽曼顶多也不过是个刚过半百的女人。如果按他的老朋友，那个秀才阿肯的话说，五十岁的女人正好比金秋一朵菊，正当盛年呢。且不说这个年龄的女人偶尔也会激情勃发，一旦掉进漩涡里就不能自拔了。人家孜丽曼五十出头尚且欲火不减，他这个年近六十的男人，偶尔也会感到春潮涌动，被裹挟，被挟持，甚至想入非非。这样说凯米勒一点都不夸张，只是他有那贼心没那贼胆罢了。特别是在这镇子上，这种事儿别说跟人去说，就是想都不敢想。有时他心里真的想了什么，就自己先自责心虚了不说，还整天疑神疑鬼，怕被别人看出了什么破绽，搞得自己心神不定。相比之下，住在城里的几个与他同龄的老朋友，比他可是过得自在多了。为了青春的大旗不倒，他们奋发图强。男人把胡子剃得溜光，女人涂脂抹粉，举手投足让自己变得快乐。有人为了自己能远离衰老，挖空心思给自己减掉几岁，藏在口袋里，好让自己在档案里年轻几岁，更有甚者连自己的老名字都不敢跟人说，而这让他感到费解。前不久，他们的老朋友，就是那个秀才阿肯来镇上玩儿，他和孜丽曼请他来家喝茶。那天，老秀才阿肯一进门，他就高兴地对孜丽曼说：“老婆子，看谁来了，快烧壶好茶，再让孩子来老朋友这里请福。”

但是他这边话音还没落，那老哥们竟然愤怒了，气不打一处来：“什么老婆子小婆娘的，好难听。你神经病吗？如果她是老婆子，那咱们又成什么了？”

凯米勒一时没搞明白自己说错了什么话，看了老哥们一眼说：“那还能是什么？老头子。”

没想到那老哥们一听这话更是火冒三丈：“你是神经病，你还没完了？现如今谁他妈当真变成了老头子，谁他妈就没有什么前途好奔了。”

他就说：“那又何妨？混个老脸受人尊敬不也挺好吗？”



他的阿肯朋友显然是忍无可忍，把大手一挥：“见你的鬼去，就凭你那儿根脸上的茅草还想受人尊敬，可笑不可笑。”

凯米勒就又接了老友的话茬儿说：“哟，说远了不是？老兄，打住，打住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左右看看，断定自己这话说得还是入情人理，就又脸上堆了笑说：“唉，我说你个秀才呀，说了你别不乐意。就算你满腹经纶见多识广，但我还是要提醒你，此时此刻，你这个被诗歌宠坏了的脑袋瓜子，一点也没悟透什么叫真正的生活。不然你不会蠢到脸上都有皱纹了，额头上有白头发了，还在这里装萌。照理讲，你应该比我更明白岁月有多么残酷，早该乐天知命了。”

阿肯老哥们几乎要被他气晕了，大声说：“照你这么说，我他妈该为了那些小崽子们脸上有光，先把自己往老了送。去，去去，让我清静点儿。”

但是，人家凯米勒偏不在乎他老哥们耍小性子，而是笑嘻嘻地留他不让走。还凭他那三寸不烂的舌头和一张可亲的脸又哄又劝，尽量让客人高兴点儿，不至于让自己太扫面子。可是人家作阿肯的偏也是凭着那舌头混饭吃的主儿，并不是他凯米勒能玩儿转的。因此，这气氛有点紧张，他就想请孜丽曼帮他解围。孜丽曼当然不会不帮他的，毕竟他们俩是一家人，况且这客人分明是到他们家来做客的，再有什么对不住的地方，他也不该当着主人动什么性子。况且她对此心里也是老大不痛快，这一点他凯米勒可是心知肚明，甚至有点怕孜丽曼哪壶不开偏提哪壶，冷不丁来上一句那就糟了。

这女人平时话不多，可谁要是招惹了她，她也会暴发的，活脱脱变成一个泼妇。到那个时候，有嘴的别想开口，有腿的别想开溜。即便是满嘴流金的诗人也拿不住她，她会把他的两只脚塞到一只靴子里去，那这个凭舌头混饭吃的家伙该如何是好。凯米勒

这样想着就看了媳妇孜丽曼一眼，希望孜丽曼真的说这老兄一句。可就在凯米勒看媳妇的那一瞬间，孜丽曼却也瞪了他一眼，他心里的那点小恶作剧也就顺势打住了，旗杆子也倒了。他意识到自己是打错了算盘，天晓得出了什么事，或许是这秀才老兄的话有什么魔力，平时同龄人之间有了过头的话，孜丽曼大多当仁不让，这回却见她进入了沉思状态，好像她突然之间就发现了一张老照片，先是惊奇，后是欣赏，再后来就是傻傻的回忆。真有她的，这倒也让凯米勒有了几分警觉，然后他就笑了一下，他想起了小时候，一个雨天，他顺着一条小路回家，一不留神摔了一身泥巴。一把鼻涕一把泪回到家，老爸说：“你这傻孩子，其实，如果你走自己的路，而不是别人走过的路，原本也是有可能回家的呀。”

从那以后，他记住了这句话。不仅是在雨天，就是晴天，他也开始自己走自己的路，而不是重蹈别人的覆辙。但是，想想今天，他老毛病又犯了，几乎是强迫自己走别人的路。有人要老去是那个人自己的事儿，跟他有什么关系。就他凯米勒来说，老年时光还真的离他有一大截子呢。但是这话说起来又好像并不那么简单，难道这一点感觉孜丽曼就没有吗？其实谁又何曾不想年轻几岁？说起这个他还真得感谢那个阿肯老兄。从那以后，他还真的和孜丽曼再也没用过什么老头子老婆子之类刺耳的词，况且孜丽曼本来也没有觉得自己有多老。平时尽管她好像不太愿意碰那些肉麻的话，但骨子里多少还是会想些什么呢，凯米勒潜意识里守望的也正是她这一点。老话说天上的云都会被人的嘴巴给说晕了，只要他凯米勒不死心，顺着孜丽曼的话走，难说她就一定不会落进自己的圈套，乖乖地倒过来顺着他的话走，回到搬家的事儿上去。

尽管孜丽曼听了他的话有些生气，但他依然耐着性子说：“咱家老地方的那间木屋和储藏房看上去都还好着呢，我拿着咱家的旧地契去找村委会主任了，村委会主任是个年轻人，看上去挺招



人喜欢的，也挺懂礼貌。看了咱家地契，就说您当然可以回您以前的房子住，还有您的地也是您的。”

但是，孜丽曼好像并不买他的账，自顾自地把手中的纺锤一转，也不看他，甩了话说：“那就把房子和地都卖掉好了。”

凯米勒就又说：“还有咱家旁边的那口山泉还有水呢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还有咱家旁边的怪石沟里的野枣，长得那叫个实在，看起来比过去长得要多还要茂盛。树林密得很，人都走不过去，满山遍野都是绿色的树。”

孜丽曼终于放下了手中的纺锤，看着他问：“那，你可曾看见老地方的黑加仑树？”

凯米勒兴奋地拍了一下腿说：“当然看见了，还有你当年睡在下面的那棵黑加仑树也好好的呢。我看见它感到好亲切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当年你怀咱老大的时候害口，就想吃那棵树上的果子不是？”

听到这个，孜丽曼的脸上果然出现了笑容：“人这个东西可真有意思，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，当年怎么就想着那棵树了。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还真的没有忘掉它们，没有忘掉那些黑加仑。”

话到此，凯米勒已经确信媳妇孜丽曼已经跟他上路了，就越发的来了兴头：“是呀，当年不管手头上的活儿有多忙，为了摘黑加仑，我都可以放下活儿一趟一趟地跑。你也真够损的，有一次你硬说我摘来的黑加仑不是那棵树上的，眼睁睁地把一桶黑加仑果全倒掉了，现在想起来倒也觉得又荒唐又好笑。”

孜丽曼就笑道：“信不信由你，当年我就是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，一闻就能闻出来，那棵树上的果子，就是跟别的树上的不一样，一闻就知道。”

这会儿已经是午后了，两个儿媳在院子忙着，小孙子和小孙女在嬉闹，他们都还不到上学的年龄。凯米勒和孜丽曼两个人长时间地坐在屋里，一边喝茶，一边闲聊，话也说得投机。其实平时他俩总会拌两句嘴，但今天没有，相反越说越投机了。不知什么时候马圈那边突然有了声响，就听一匹马嘶鸣了一阵，他俩就不再聊了，凯米勒一边出了门一边说：“我去给马放点饲料。”

孜丽曼也将手中的纺锤搁在窗台上，紧跟凯米勒出了门，好像还没有聊够，果然就听她一边走一边说：“唉，我劝你呀别把这可怜的马整天关在圈里吃干草，把它牵到小渠边上去，那里多少能吃上鲜草不是？”

凯米勒就不太高兴地说：“你说得倒轻巧，你以为把这老东西拴到那里，它就会让我省心了？别忘了只要放了这东西，它就会跑到白桦林那边去，这老鬼就想着回老家。”

孜丽曼就像很在意地叹了口气说：“是呀，这也实在够让人操心的。”

凯米勒实在没想到孜丽曼今天竟然开口闭口都顺着他，转变如此之快，竟让他自己都有点不适应，而且这好事居然也接踵而至。第二天早晨喝完早茶，她就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：“孩子们都给我听好了，我和你们的父亲已经商量好了，下周三要搬回老地方去。”

这个决定来得如此突然，几个孩子一时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大眼瞪小眼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过了好一阵子，长子胡瓦特才突然明白了什么，吞吞吐吐地说了句什么，语气里也听不出到底是埋怨还是惊讶：“哦，是吗？那下周三是什么时候来着？”

孜丽曼却听出儿子的话里带刺儿，就说：“怎么，你小子以为我连日子都不会算了？”

胡瓦特有几分委屈地回答道：“娘，瞧您说哪儿去了，我哪敢



挖苦您。”

孜丽曼就冷着脸说：“那敢情好，你听好了，我说的不是下周三，而是这周三，也就是后天，明白了？”

胡瓦特着急地说：“怎么这么急呀，有的是时间不是？等我把地里的杂草锄完了，再帮你们搬不就得了吗？”

但孜丽曼一点也不让步：“你爸说咱们家山上院子旁边的一块地好久没人过问了挺可惜，咱们最好抢在时令前，把那地开了。瞧，一转眼就是六月了。”

凯米勒一听这话，竟然就有点摩拳擦掌跃跃欲试，像一匹铆足了劲的跑马。但是他很快又冷静下来，打住了要说的话。老话说，有人替你代言，又何苦劳累了自己的舌头。这不孜丽曼不是已经在自告奋勇，替自己打前站了吗？那就感谢孜丽曼好了，祝她万寿无疆长命百岁。这天赐的尤物，他高兴极了。这世上自然再没有比祝福一个人万岁更美妙的词了，除此之外，他是言尽词穷了。或许热泪可以表达他此时的心情，那就让它流出来好了。这样他就坐在一边不说话，认真地听媳妇说，他竟然越听越觉得自己内心有太多的感动。自己怎么就从来没有发现自己的女人有这样一个好口才，伶牙俐齿，口若悬河。瞧，几天来，他费了那么大的劲儿，没有说服自己的孩子们，竟让孜丽曼三说两不说，就把孩子说得口服心服，而且都盯着她的嘴。就连一向执拗的胡瓦特也被她说服了，一句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，只是像一匹被鞍子磨了背的马不停地晃晃身子，但就是没有招儿。最终竟用一种讨好的口气跟他母亲说：“既然这样，那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，搬就搬吧。不过……我担心，只有你们两个人去，生活会遇到麻烦。所以，我还是希望小弟弟胡尔玛西跟你们一起生活。”

一听这话，胡尔玛西就猛地甩了一下那头时尚的头发说：“我不去，我可不想到穷乡僻壤去，然后背上一个懒汉的骂名。”

凯米勒原本不想说话，但一听小儿子这么说就提高了嗓门问道：“什么？你胡说什么？”

胡尔玛西也像他爹那样说：“爱咋样就咋样，反正我不去。那个地方一毛不拔，又没有活儿干，没活儿干，肯定就会被别人看不起，说你是懒蛋。”

“胡说，在自己家门口种种地叫没活儿干？睁着眼睛说瞎话。”

小儿子丝毫也没有示弱的意思：“好，就算那是活儿。但是您想过没有？那一亩三分地两天就种完了，那一坡草一天就打完了，那以后呢？”

这话说得有点意思，说得凯米勒没有了话，下意识地咽了一口唾沫说：“我就不相信，留着两只手想干活儿还能没活儿干？”

小儿子说：“那还用想？肯定没活儿干的。我宁愿住在离城近的地方，一出门就可以找家工地打工。”

凯米勒真的没话可说了，他好像意识到眼前的小儿子已经变了，像一匹已经长大的小马，有自己的主见和行动能力了。但他这边刚不说，那边大儿子胡瓦特却也说上了话，听得出他是在替妈妈打圆场。毕竟刚才娘也说了不少，娘的威信得有人来维护。就听胡瓦特说：“我看这样吧，胡尔玛西，你还是先陪着咱爸咱妈去，把那一亩三分地种上，然后你就回来，剩下的事儿交给我就是了。”

胡尔玛西听了哥哥的话，转过脸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果断地说：“好，就这么定了。”

就这样，周三那天，凯米勒的梦想终于付诸行动，一家人出发了。但是，天啊，虽说只是把家搬到山的那边去，但要离开朝夕相处的孩子们好像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令凯米勒夫妇没想到的是，刚才孩子们还在兴高采烈地忙着帮他们往马车上搬东西，可等这车轮一启动，他们竟然泪一把涕一把地哭上了。大儿子胡瓦特家的小子又哭又闹的，好像奶奶这一去就再也不回来了，一



边追马车一边哭,看得老两口揪心。孜丽曼就用头巾的一角擦擦眼泪,然后沉沉地叹了口气,或许她有点后悔这个决定太过荒唐。胡瓦特看见母亲甚至在车上动了动身子,好像要下车的样子,竟下意识地想到,娘是不是又改变主义了,不想走了。哦,天啊,如果是这样可能会给大家找麻烦。他这样想着,上前松开小儿子拉着奶奶的手,然后故意放大声音说:“好啦,孩子,别哭啦,求你了。过几天,我会带着你去看爷爷和奶奶。”

但小儿子并不买账,跺着两只小脚说:“你骗人!”

胡瓦特说:“真的,是真的,不信问奶奶好了。”

孜丽曼在车上也已经是一个泪人,声音也变了,颤颤地挥着手说:“你爸没有说错,他会带你去的。”

听了这话,坐在马车驾驶坐上的小儿子胡尔玛西气不打一处来,狠狠地甩了一下他那头时髦的长发,把马缰绳一甩,对着马大声说:“走了,你这畜生。”

凯米勒骑在他的马上看着这一切,心里自然也是七上八下,感觉怪怪的,也想动动感情挤几滴泪。孩子,毕竟是孩子,一点容不得假,是什么就是什么。看着爷爷奶奶就这么离开,他们肯定不能一下子就接受了。这样想着,那心里也就没有多少底了,一股难言的苦处不断地涌上喉咙。但是这又能怪谁呢?眼前的一切不都是他凯米勒自己想出来的?别的不说,这日子本来过的好好的,天下平安,大家都过得心安理得,怎么就想出这出戏来,非要老人孩子分离,各过各的,好像一家人过不下去了似的。唉,迷茫啊!马车已经出了他家的院门,正在往大路走。凯米勒心里的感觉也越来越没有底,当马车就要上了大路的时候,他几乎要放弃了,结果就听小儿子胡尔玛西在车上猛地甩了一把鞭子,大声喊道:“走了。”

这一喊竟一下把凯米勒喊醒了,回到了现实,那要搬家的心

也定了下来，甚至也跟着假装踢了一下自己的马，狠狠拉了一下拴在黑狗脖子上的绳子，示意它跟紧一点儿。这狗通人性呢，刚才马车启动的时候，它也叽叽歪歪地，他就骂：“别哼唧了好不好，你这条狗！”他这一骂，两头跟在母牛身边的小乳牛也一颠一颠跟着马车跑起来。

然后马车上上了大道，准确地说是上了旷野，在和煦的阳光下，向着绿色的大地尽头慢慢地走去，把所有的烦恼都留在了身后，随着马车踏出的灰尘，在这无边的大地上一点一点消散，凯米勒的心也越来越趋于平静。他甚至好像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很满意，脸上露出了微笑。他感到莫名其妙的得意，以至于他的胸中，准确地说是他的两个肺叶里充满了喜悦的感觉。他当然感到得意，想想，他这一辈子，做过的所有事，做过的所有的梦，唯有这一次变成了现实，对他来说也算是百年不遇了。既然是一百年遇到一次，那一定是自己走了好运了。那么他的好运又缘何而来呢？是的，肯定不是别的，而是他这一辈子找了一个好女人。尽管这女人其貌不扬，却也变成了好运的化身。他这样想着，竟为自己的好运有点儿感动。嘴里就说了一句：“哦，亲爱的人。”然后，他就坐在马背上转过身子向后望，想看看那个给他带来了好运的女人。只恨车上放得东西太多，高过了坐在车后边的人，他看不到她。他就使劲踢马肚子，故意让老伴儿注意他，一会儿又很温顺地跟夫人说：“唉，亲爱的孜丽曼坐好了，这路不好走，你可不能从马车上掉下来。”

可是，那孜丽曼好像并不买他的账，把头巾往上一甩，头也不回地嘟囔道：“你这个疯老头，胡说什么呢。看好了，把你的牛看好了。别左看右看，让你的马把咱家的小牛给踩死了多不划算。”

当然，主人最了解自己的马，怎么着也不会发生小牛被马踩死了的事儿。孜丽曼的话虽然听起来好像很生气，实际上她心里对自己的决定很满意，一点也不感到后悔。这使得凯米勒心里着



实美滋滋的，就打了马往前去，嘴里还一个劲地说：“是的，是的，知道了，我已经都可以把你的吩咐背下了。”

但是到了老家，孜丽曼发现这地方好像并不像凯米勒说得那么好。他们人还没有落脚，那老房子外就开始扬起了灰尘，凯米勒也就傻了眼。这麻烦还得怪自己，怪他做事从来也沉不住气，总是毛毛糙糙。谁让他把这个又破又烂到处漏风的房子，事先给家里人描绘得跟富丽堂皇的宫殿似的，害得他老伴心里充满了无限的美好。这下好了吧？孜丽曼本是带着满腔热情来的，但是马车停下来，她人下了车就傻了眼，索性失控了一般大声骂道：“天呀，你这个疯子，这就是你说得那个好房子？”

凯米勒一听这话，看着老伴的眼睛，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一个劲儿地点头说：“是的，是的，就是这个房子，这个……你不是也知道的吗？”

老伴说：“可是，你不是说这房子已经让人家收拾好了吗？”

凯米勒说：“是，是，我是那么说得来着，或许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收拾。”

孜丽曼一听这话气不打一处来：“我才不住你这个破房子，你没有看见这房梁都斜了吗。要住在里边，说不定哪天我们全家人都会被它压死。”

“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咱们只要用一根木头把房梁撑起来不就行了？”

孜丽曼越听越生气，竟一下子哭起来：“见你的鬼去，你这个疯子。我要走，我说走就是要走，我可不想呆在这样的破屋子里。”

孜丽曼这一哭不要紧，凯米勒一下子就没有了注意，甚至有点儿后悔了。但是一时又不知道说什么好，瞪着一双大眼睛完全傻啦。其实那天，即使他不把这个破房子说得那么好，人家孜丽曼也是会来的呀。所有的坏事都怪自己画蛇添足，为啥一定要说什

么这个房子好或坏，现在好啦，该如何收场。这婆姨已经坏了心气儿了，即便他把天下的好话都说尽了也无济于事。就见她一个劲儿地撒泼，根本听不进任何话，又哭又闹说自己要回家，一定要回家。

凯米勒坐在马背上实在是没有了主意，也不知道自己该下马，还是不该下马，进退两难，一双眼睛也充满了惊恐和尴尬。他也好像越来越矮越来越小，完全没有了精气神儿。头上的那顶大帽子越发显得又大又宽，好像快要掉下来，盖住他的脸，似乎很理解他此时此刻的尴尬处境。唉，他大意了，太粗心了，他为自己感到十分悲哀。但是这事儿说来也是，只要人不死，就会有气喘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就在这火烧火燎的时候，没想到那个一向自我的小儿子竟然为他解了围。

小儿子胡尔玛西刚才一直看着老两口斗嘴，在一边偷着乐。眼看父亲大人就要败下阵来，就决定帮一下老爹。他佯装很生气的样子，在马车上甩了一下那头时髦的长发，然后跳下马车，风风火火地冲到车屁股后边，一把将他的老娘从车上抱下来，然后好像很生气的样子，劈头盖脸就说：“够了，够了，吵什么，吵什么，你们两个少给我们丢人。”听起来他不是在埋怨爹妈，而是命令他们，并继续说：“你们两个都给我听好了，你们就是把我的头给砍下来了，我也不会再到别的地方去了。知道吗，我累了，马也累了，我们都走不动了。”

凯米勒夫妇没有被别人打倒，倒是齐刷刷败在孩子的嘴下。特别是孜丽曼被儿子一句话呛得话都说不出来了，也就只好悬崖勒马。刚才那番惊天动地的怒气也一下子被压下去了，活像一个被打掉了魂的巫师或半仙，气也沉下去了，脾气也没有了。她在马车旁站了一会儿，然后失望地叹了一口气，无奈地走向那个房子。

看来新日子真的是要从这里开始了，老话说，只有那些尝过